



黔山文评 肖勤

厚重绵实的浪漫书写

——浅评郑欣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

第一次拿到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时,是厚厚四十余万字的打印稿,当时我很愕然,没错,就是愕然——如果你和我一样熟悉它的作者的话,你的反应会和我一样强烈,因为作者郑欣并非专职作家,而是一名事务缠身的行政工作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单单从时间上来说,要创作出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已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创作任务。

整理心情后,我静下心来翻开书稿,只看了千余字,已然沉浸其中。小说有天然的书香气,仅是开篇一句“民国八年初冬,昏黄的夕阳映照三希堂青莲诗文铭白羊脂玉方壶,油润温文、酥酪一般细腻”,一缕独特的、悲怆又孤清的历史气息便跃然字上,让人想起《家》《春》《秋》,想起《金粉世家》。民国时期,国家动荡、军阀割据,在这么一个国家命运均陷入危机的年代,一抹昏黄的夕阳撞起的到底是余温、还是微凉?好的小说总是能让阅读者第一时间融入其中,或担忧或期待或寻找答案,从这一点

上看,作者在掌握“小切口、大叙事”上,完全驾轻就熟。

关于宏大叙事,很多人难以提笔,因为重若千斤。我们已经习惯了并且投巧于写日常写局部写生活本身,但凡需要熬上数年心力,而且还要用无数时间去研读历史查找典籍数百万字才能得出数十分之一的呕心之作——这样不讨好的创作我们一般是绕边走的。时间那么宝贵,总希望年年有开花、年年有结果,都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但这个喧闹的、多媒体的时代和快阅读快遗忘的文学现场让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们难以应付。十年磨一剑是不敢的了,磨到最后扛着剑出来,人们都忘了你是谁,而一介独步江湖的时代也早已不复存在。因为节奏太快、视角太多、关注点太散,创作往往陷入钟摆式摇晃的过程,一头是对宏大叙事的创作渴望,一头是对文学现场的难以割舍,于是创作成了一只卷裹在羊群中的羊——它本想慢下脚步用心感受来自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但是群体茫然向前的力量匆匆将这只有想法的羊推上山岗、推下溪涧,诗

意的表达、历史的感悟通通成了奢侈。在这种背景下,郑欣竟然难能可贵地沉淀和蛰伏下来,以四年的光阴,查阅数百万字历史资料,于晨光暮色中堆砌零碎时光,不声不响创作出了这四四十余万字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可见其心性之稳健、用情之深厚。用心用情至此,作品自然厚重绵实、力道通达。

和常见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百川东到海》没有一上来就打着某个标签和注解,把其归类于什么什么题材中去,而是完全将人物命运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与历史的褶皱中,将中国革命者的成长、群体的生存惶惑、个体的悲欢苦难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每一滴水都折射出一片大海”,作品用若干精巧的情境细节和翔实的事件描述,向阅读者展示了一段波澜壮阔又混乱悲怆的历史——从军阀争斗中唐炳铨的中毒身亡、乱世中惠若探夫途中的堕落,到唐氏三兄弟在社会动荡与家国危难之际所走的路、所选择的信仰与方向,再到肖禾、黎达泽、罗丹等共产党员在带领革命者从黑暗

走向黎明之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最后作出的牺牲……

一个惊涛骇浪、泥沙俱下的时代,每个人都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叶小舟,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小说却以智慧沉静的笔触,为唐氏三兄弟与惠若、敏之、罗丹等人的命运走向勾勒出一道道草蛇灰线,不同的人物性格与人性温度,让作品中的主人翁分别走向不一样的人生境界和信念归属。从这一点来说,郑欣对诸多人物的刻画、把握和描写无疑是成功的——让人物自己说话,让人物自己选择道路和命运,让人物行走和呼吸呈现历史的沉重或悲凉、黑暗或曙光。这样的作品,有着自然生成的肌理与逻辑,不需要用过多的框架和命题来注解,它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它是歌颂伟大信仰的,也是叩问世道人心的;它是作者在阅读整理、查证数十年真实历史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浪漫又温婉的文学表达,更是作者以文学的力量向革命者致敬,为党写史、为人民立传的铿锵又高亢的文学表达。

名城诗坛 赵广梅

党旗映红的七月

(一)

那年的七月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出生地 就选在
浙江嘉兴 一汪镜波之上
一条红船做了摇篮

从此启明星刺破了
黎明前的黑暗
把旧中国
一点点照亮
革命的火种
染红了七月的脸庞

从此 我们的祖国有了党
如初升的太阳
普照城乡
奋斗百年
让腾飞的巨龙
屹立 在东方

(二)

站在七月
一双双敏锐的目光
把一颗颗
百感交集的初心点亮

镰刀和铁锤 一对
合作了逾百年的伙伴
至今依然是工农联盟的领头雁
看到党旗依旧鲜艳
依旧保留着 烈士鲜血的模样

看到被推倒的三座大山
看到百年里
不断挺直的腰杆 懂得了
不忘初心 才能砥砺前行
才能加倍辉煌下一个百年

(三)

一百零一年 划出一道
深深的辙痕
腥风血雨
大浪淘沙

我们伟大的党
从1927年7月的嘉兴
出发 燃烧成一支支传遍
希望的火把
如星星之火

匡兴洪

奔向梦想的远方

(一)

乡村振兴
聚焦了全中国的目光

翻过前面的山口
新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呈现
村庄靓丽 环境舒适清爽
百姓安居乐业 鸟鸣雀唱
共享蓝天白云
生活充满温馨的阳光。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梦想
千百年来整个华夏富强的华章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如愿以偿

(二)

千百年呵
历代统治者无不
把“爱民如子”挂在嘴上
唯有中国共产党
实实在在把乡亲奉为爹娘
从东北大兴安岭南麓
到西南磅礴幽深的乌蒙高原
从西北高远寒冷的六盘水

在中华大地燎原

我们伟大的党
捧着西湖浪花
井冈翠竹 黄河怒涛
是一碗红米饭南瓜汤
养大一支磅礴的革命力量

雪山草地 陕甘会师
十四年抗战 三大战役
枪林弹雨 每一步都是
你披荆斩棘 力挽狂澜
勇往直前的辉煌

镰刀铁锤 枪杆锄头
是你全部的家当
用它们 为自己
也为华夏四万万同胞
开辟出一片
旭日东升的红土

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
在一张又一张发展蓝图中
让卫星上天 核弹爆炸
巨轮出海 大桥通畅

一带一路 航母下水
5G通讯 天眼竣工
万吨大驱 港珠澳大桥
逾百年的创业与建设
在一条复兴之路上
检验一个真理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

逾百年的惠风 赶海一样
又一次吹遍华夏
吹进山乡 也吹开了
隔街独居的方阿婆家
新修的门窗

村书记一行三人
踩踩铺好的地砖
摸摸保温的屋墙
拎着沉甸甸的米面
像关爱自己的爹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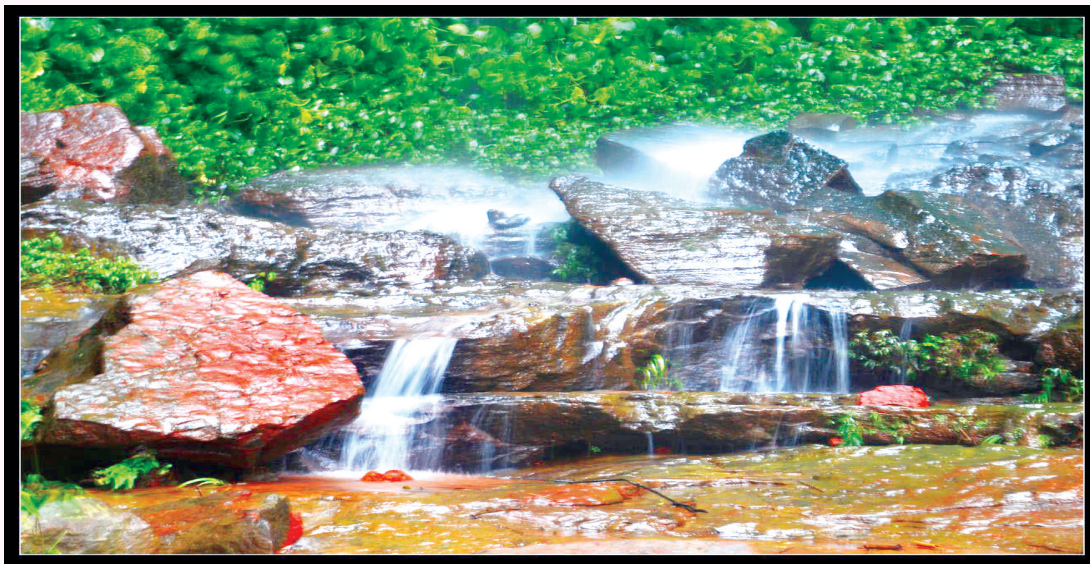
不用打探 也不用
细细品尝 摘一朵
阿婆脸上的笑容
就知道 逾百年的佳酿
添加了多少
甜透百姓心坎的蜜糖

到东南连绵不断的罗霄山
从新疆南疆三地
到西面的西藏
贵州偏僻闭塞的落后山乡
一个也不能落下
老乡不脱贫
不能算小康
一声巴心巴意的“老乡”
禁不住让人热泪两行

(三)

历史会永远记住
2021年2月25日
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现行标准条件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彻底撕掉绝对贫困的标签步入小康

站在历史的山口
我已经看见
那大山中深藏了千百年的激流
已奔出山谷
汇入大河长江
日夜不停
一路奔涌
奔向那中华梦想的远方



涓流

申家信 摄

名家新作 石永言

忆山水田园诗人廖公弦(下)

大约在两三年前,诗人李发模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廖公弦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由于李发模发表在诗刊上的叙事诗《呼声》影响很大,成为贵州的著名诗人。其时,中国作协组织一些著名诗人在祖国的一些地方参观访问,贵州有公弦与发模参加,由著名诗人艾青带队。一路马不停蹄,时间抓得很紧。

一日午后,行至广州一公园餐厅寻觅午餐。但时间已过,停止营业,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那儿吃盒饭。诗人们饥肠辘辘,带队的只好入内交涉,说来的都是些全国著名诗人,并亮出大诗人艾青的名字。餐厅里的一员工一听笑了,开玩笑说:“啊!来的都是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哪个立马写一首诗,我们就赶快给你们弄饭。”公弦闻之,当即出口成章:“几个女工在吃饭,几个诗人站着看,心想为你写首诗,肚皮饿了不好办。”餐厅里的员工一听,一齐笑了起来。艾青在一旁也笑了,夸奖公弦说:“廖公,廖公,你真了不起。”在诗人采访的路上,艾青称呼公弦时,都省略了名字里的“弦”字,直呼“廖公”。这虽然是一首开玩笑的打油诗,但却说明了公弦思维的敏捷与诙谐幽默。

上世纪80年代,公弦沉寂了的歌喉,又开始放声歌唱,写出一组组讴歌新生活的华章,在《人民文学》与《诗刊》等著名刊物发表,往往还是头条。譬如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组诗《大山一望》,又为人们传诵。诗人写道:“一望大山开胸怀/千座挤成堆,万座连成

排/普天之下多少山/一半跑到贵州来//今日登高借长风/不赞山高云矮,不夸山色气派/来问人间多少下山/多少怀孕?多少生崽//贵州山山姓氏在/不是煤的宗族,便属金家后代/煤锰铝,静静千年产崽/钙锑锌,默默万古怀胎……//

由于公弦在诗歌方面取得的成就较大,便掩盖了他在文学领域其他方面的成果。他在主要从事写诗之余,还创作过多个短篇小说在《山花》与《花溪》等刊物上发表。发表在《山花》上的《邓二公》就是不错的短篇小说。另外,他还与贵阳著名作家戴明贤联名创作过电影文学剧本《毕昇》,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在全国上映。还与戴明贤一道写过历史题材的文学剧本《离亭燕》,他自己创作过文学剧本《玄奘》,写过川剧《一家兵》上演。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山寨火种》里面的一首主要歌曲,其词,也是由他创作。由于词美,再配以优美的旋律,在观众中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公弦还写过科幻中篇小说《飞向活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公弦不是专业作家,身兼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贵阳市文联党组书记,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他只有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不知是由于又要工作又要创作让他休息欠佳的原因,抑或是在中学时代染上抽烟的习惯有损于他的身体健康,使他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不几年后,便患疾病。六十刚过不久的他,在一次电话里向我诉说着他已经老了,身体有恙,非常悲观。我力劝他回遵小住,换个

环境,放松一下心情。而他的儿子也劝他来遵。这样,在夫人的陪同下,他终于成行。

公弦抵遵后,我联络遵义的中学同学,轮流陪他玩,开始时,见他一脸愁苦、少语,但到别离时,他竟含泪露出笑意。

公弦生病期间,我将在《遵义晚报》发表的抒写遵义往事的几篇小文转寄给他,有的与他有关,想慰藉一下他孤寂而落寞的情怀,想不到这些小文,立刻勾起他客居遵义在四中岁月的怀念,当即写出一篇情深意切的随笔《我的遵义情怀》,嘱我转给《遵义晚报》。文章开篇写道:

“遵义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人生的起跑线是在遵义湘江河畔。……在我高中二年级,我来自心灵深处的‘冲动’开始了。这种‘冲动’不是喜看足球入网的冲动,而是基于理念撞击人生的冲动,冲击波整日萦回脑际,于是,我划下了自己人生的起跑线。

当我站到起跑线上的时候,才发现有人与我并肩站着,这位儒雅的小伙子,向我投来遵义的微笑,于是我们结下了纯真的情谊。他就是当今作家石永言……从此,我与永言过从甚密……”

下面接着写学校的老校长以及老师们对他的关爱。文章的最后,公弦情深地说:“遵义,你曾经接抱过的孩子,虽然已愈花甲之年,但赤子之心未泯,永远想念你温暖的怀抱!”

公弦这篇写于1999年9月13日的文字,应该说是他的绝笔了,四年后的2003年6月23日,他便撒手人寰。其间,病魔令他再也提不起笔来。在他病重期间,我曾驱车贵阳省医探视,公弦兄已人事不省,我握住他写过无数好诗的手,但感到有些松软,似有微温。窗外夕阳斜照,气氛甚佳,我强忍着热泪,连声呼唤他,均无反应,最后不得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病房,作几十年挚友最后的诀别!

返遵不久,便接到公弦逝世的噩耗,我当即约着高中两位同窗,驱车贵阳景云山殡仪馆吊唁,六十六岁的他,永远离开缪斯而去。我送给他的挽联是:

弦断音哑 高山流水空寂寂
诗留魂爽 落叶停云望悠悠
李发模曾经对我说过,公弦是绥阳诗乡的龙头。我说公弦是绥阳诗乡的旗手,是绥阳诗乡的领军人物。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公弦走得早了一点……2016年6月,我赴贵阳参加贵州师大同窗毕业五十五周年重聚之余,去陵园谒公弦墓写下一首悼亡诗:
溽暑炎天谒冗陵,
岩石之上附诗魂。
绥阳才子恨早歿,
级州文坛痛失君。
牧歌悠扬耳畔绕,
泉水活泼叮咚吟。
何当剪烛凤山下,
难忘四中一段情。

九九斋随笔(5)